

江西省第一次文藝創作評獎得獎作品選集

新紀錄

江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

北平五洲圖書公司

江西省第一次文藝創作評獎

得獎作品選集

新 紀 錄

江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830.8

7/04

書號：0271

新 紀 錄

編 者：江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

出版者：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南昌市三緯路15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江西分店

印刷者：南昌市印刷廠

字數：18,700 1954年4月初 版

頁數：17 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1,700元 印數：1—4,080

前言

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化事業管理局，爲了檢閱本省四年來的文藝創作，獎勵優秀作品和優秀演員與舞台工作者，以促進本省文化藝術事業的繁榮，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間舉辦了全省第一次文藝創作評獎。

此次評獎，包括文學、音樂、美術、戲劇四類。文學方面獲獎作品計有一等獎「蓮郎」（地方戲）等九篇，二等獎「喜報」（採茶戲）等九篇，三等獎「文化担子是良媒」（山歌劇）等十一篇。本集收集的只是文學作品的一部分。

編者 一九五四年三月

目 錄

新紀錄(一等獎).....	方 艾(一)
徐賽嬌翻身記(一等獎).....	中共鄱陽縣委宣傳部(一三)
活鬼(三等獎).....	王克浪(二〇)

新紀錄

方 艾

撫河大橋是上海路局第三大橋，全橋有十四孔，一百五十丈長。不但可以走火車，而且兩旁有人行道，汽車道，橋底下可以航行十四條同時掛起三張大帆的大鹽船。

每個橋墩就像一座建築得最好的鋼筋水泥堡壘，鋼梁架在堡壘上，一百二十噸的大車頭，可以拖着二千二百噸的重量（一噸等於二十担），一陣風似的通過。

就在這樣一座橋上，每天有上萬的旅客，數萬噸的物資，來來往往。

可是「刮民黨」反動派夾起尾巴逃跑之前，把這座珍貴的國家財產炸毀了五孔！萬惡的反動派一定要把千萬勞動人民心血的結晶破壞乾淨才算了。

共產黨來了，不但把舊橋修理好了，恢復通車，而且不妨礙通車的條件之下不斷的換裝了載重更大的新橋（舊橋九十噸，新橋一百二十噸），每換一孔，要把一千八百担重的東西移下來，二千四百担重的東西搬上去。同志們，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呀！

原來撫河漲水時，大橋換梁採用的辦法是浮運法。拿鐵駁做浮船，在船中灌水抽水，把舊梁升起浮出，把新梁浮進落下，用這種方法從第一次換梁費時七點三十分鐘，

慢慢的改進到一點二十五分鐘。

可是到了換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孔的時候，天久不雨，河水淺了，浮運法不能用了。如果可以幾天不通車，那當然是有辦法的：從正面——火車進行的方向——把舊橋望岸上拉，新橋慢慢向前移吧，然而這是不行的。

陳貴發想出辦法來了。他建議在應該拆的那孔橋的上游和下游互相貫通的，和大橋平行建立六組排架，裝四股軌道，上面擺着滑輪，滑輪上擺着一輛用六根大方木十六組滾輪裝好的大平車，預先，新橋由斜坡軌道用絞車拉上去，放在大平車上，和舊橋平行的準對着，換橋的時候用千金頂將舊橋頂起，放進軌道。大平車上新梁這一邊擺着兩部釘穩了的十噸絞車，用鋼絲絞索一邊繫在新橋上，通過舊梁回到絞車上來，當兩部絞車同時搖動，新橋便擠舊橋，橋、人和工具一齊走着。舊橋離開了原來位置走向上游排架，新橋離開了下游排架走向舊橋位置。當新橋移上了橋墩，便落在預先擺好橋墩的沙包上。再把沙包割開，新橋便不碰不撞安安穩穩的落位了。就是這樣創造了全國的十八分鐘紀錄，打破了濟南路局全國的三十八分鐘紀錄，最後又創造了九分四十秒的新紀錄。

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，正是大熱天，到處通明放亮，歡喜愉快！天一亮，陳貴發就起了床，他想到今天真是一個做喜事的好日子，心裏不由得癢癢的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歡喜。

陳貴發吃了四個雞蛋，一碗米粉，打着飽嗝，滿舒服的把帽子戴上了，制服托在手
上，穿了一件洗得乾乾淨淨的衛生汗衫，向女人招呼了一聲：

「我走啦！」

「恭喜你們創個新紀錄呀！」

出門就看見大橋，除了橋東未換的最後一孔有一些五顏六色以外，今天看來似乎格外美麗。陳貴發站在岸邊呆了兩分鐘，他想到這三百零公尺，幾千噸的鋼梁都是他們弟兄們搬上去的，可是共產黨不來，那個肯承認這是工人階級的力量，口裏不由得輕輕的說着：

「共產黨，共產黨，不是共產黨，我們哪有今天！」

陳貴發回頭往隊上去，順便挨家的在門口聊個一句兩句，問問大家準備得怎樣？

內中碰到的有一個是孔雲龍，看見他時，正坐在門口竹床上發呆，前幾天打了一場攪子，癢得眼睛落了圈。他原來是管搖絞車的，昨天還要求搖絞車，可是這是一個吃力的工作，按照他們隊上一次打破全國紀錄的十八分鐘來說，有二十四位英雄要在七分鐘內把二百六十噸的新舊鋼梁同時換過去，而這一次他們是預備突破上一次紀錄的。

「怎麼，又發呆，還沒想通？」

「想通啦，生產競賽是要品質好，又要安全，可是別人的工作都吃勁，我的工作却洩氣，未免太不光榮了！」

「嘿！你割沙包不是工作？你不割沙包，橋就落不下去，你割慢了，就創造不了新紀錄。同志！一件小事做好也不容易呀，件件事情都可以立功的！」

「割沙包的事誰個也能割！」

「可是你的身體還是剛好，吃不消！」

「你們硬要這樣說，有什麼辦法！總而言之，要我割沙包可沒有搖絞車的勁大！」
「你這樣想就糟了糕，志願軍在前方打仗，還能因為指揮員沒有同意你去打銜銼，就連放哨也懶得去了。這是個人英雄主義，還有勞動紀律哩！」

「對！你說的對，」孔雲龍笑了：「我要是鬆了氣，不但是對工人階級不起，對弟兄們也對不起了！是不是？」

「這就是了！」陳貴發上前緊緊的拉了拉他的手：「你昨天睡得好嗎？」

「睡得好，昨晚我的女人也勸我，割沙包總得要人做啊！嘿，現在的女人真比我們男人還積極，她爲了實行家庭愛國公約，給我搽了半晚的蚊子。想到今天，就要想到毛主席，可惜這一次——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你又來了。我先走，你就來吧，我們還要檢查一下準備工作！」

陳貴發剛剛轉進街角，看見李超近視眼弓着老縮了的背，跌跌撞撞的望外跑，老陳不由的喊了一聲：

「老李！一大早跑到哪裏去？」

老李回過頭來：

「老陳，你以為我真的老啦，就只能坐在家里？」

李超原來也是起重工，今年六十五歲了，有了三十年工齡，合了勞保條例，可以在家休養，工薪照發，但他不願意，一定要在工會裏幫忙。因為從前認得幾個字，解放後又不分晝夜的努力，現在已經能寫普通的公文了。

「不是那樣說，我問你到哪去？」

「你猜猜！」

老陳的眼光，朝他全身上下打了一個轉，搖搖頭。

老李撓了撓手裏拿的鐵棍，拗着頭，帶一點神秘的笑着，露出一口落了好幾顆牙齒的嘴巴：

「喝！你沒有看到？」

「對呀，你為什麼今天拿了鐵棍？」

「吓——，我昨天半夜裏忽然想到今天是我們的大喜事呀，不要有什麼壞分子故意破壞我們一下，那可吃不消！因此我想一早吃得飽飽的，換掉了工人服，挂上鐵棍，到那邊橋頭去找一個地方呆着，特務當然不會注意我啦！媽的，只要給我一看到啦，那老子就撕掉他的皮，打斷他的腿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「真有你的，我還沒有注意你換上了一套破破爛爛的衣服哩！你真是警惕性高，我

們要向你學習。」

陳貴發一路上碰到了拆道英雄老尚，絞車大王老何，老將王忠……選着一道兒上橋，橋上，橋下，橋頂，橋墩，滑車，滾輪……一樣一樣的都看過了，排架上一塊木頭屑也扔進了河裏，鋼絲絞索彎了的也拉了拉直，碰着搖絞車的便做着姿勢給他們看，告訴他們要怎樣使一股「陰勁」，另外又叮囑了滾輪上還要多抹一些油……

正要回頭，橋那邊來了一夥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紅紅綠綠，大大小小，村村悄悄，噥哩呱啦的走來了。一會兒就到了跟前。

帶頭的是一个大個兒女的，絞車英雄老何的老婆，搖着一把油紙扇，一口銅鑼一樣響亮的聲音：

「老陳！今晚請我們吃壽麵吧！」

一羣小孩子笑着嚷着像滾瓜似的望他們身邊跑來：

「陳伯伯！陳叔叔！吃麵啊！吃麵啊！」

「你們好好的老等着吧！」

「你說了啦，今天晚上我們可就等到你家裏去啦！」

人羣裏你一句我一句，笑得又歡甜又嘹亮。

「各位太太，少爺，這裏站不得，要看到岸上去看！」有名的滑稽大家老鄧露起雪白的牙齒，向大家行了一個注目禮，轉了一個圓圈。

「胡說！封建腦筋，誰是太太少爺，小把戲！上前打他！」話才說完，小孩子就衝上來揪老鄧的大腿。

「小心！小心！摔到河裏去了我不負責的！小同志！」老鄧扭着腰肢像一個陀螺一樣轉着躲開他們。跑了。

大家哈哈的大笑着，像大水衝破了堤一樣。

「好了！好了！時間快到了！到岸上去一樣好看！」陳貴發摸着小孩子的光腦袋，攔他們回去，人叢裏他看見自己的老婆肩上騎着一個孩子，手下拉着一個孩子在對他傻笑哩，他對她揮揮手：「帶個頭，快上去！快上去！」

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

鋼軌信號響了。

大橋東岸站滿了各路局派來的代表，各機關首長，通訊社，報社記者，大家都要看全國新紀錄是怎樣創造出來的。

工友們拿了撬棍，扳手，鐵鏈，管新橋的，管舊橋的，新橋上的，新橋下的，就像一隊裝配最好的戰士，跑步的走上了自己的崗位，誰都大氣不喘一聲。只聽見過河電話飛線吹得嗡嗡響。

八點十分，總指揮銀笛一吹，紅旗拍拉拍拉的搖着。舊橋上拆道的二十幾個工友就像着了魔似的，有的拿起了撬棍咬緊了牙齒，雨下一個雨下一個的，拔得道釘吱吱叫，

下螺絲的拿起扳手，夾着帽釘，搖過去，抽出來，「咖——咖——咖——」，十幾把扳手都是那麼又快又整齊，眨眨眼的功夫，「哐哐——哐哐——」就搬開了兩根鋼軌。在這工作進行同時，看見舊橋慢慢的浮了起來，原來舊橋底下有四組頂橋的工友，四個人對付一個的壓動了千金頂，一個個打了赤膊，就像一尊鐵羅漢似的，拿着鐵棍，一上一下的壓，一口氣不歇的哼着：「嗨——嗨——」，「嗨——嗨——」，「嘿——嘿——」，「嘿——嘿——」，看見他青筋跳起，兩手兩腿兩眼隨着喊聲狠命的望下一沉一起。

計時員不斷的抹着額頭上流下的黃豆大的汗珠，眼睛越睜越大，眼珠好像要跳出來。

兩邊兩組八個人打墊木楔的隨着舊橋升起，墊橋的木楔便跟着打進去，當舊橋慢慢的升起了四個指頭的時候，舊橋便固定在墊木上而且轉入滾輪了。

在你的注意還不曉得放在那裏以前，新舊橋動起來了，只聽見「啦啦——啦啦——」，兩部絞車搖起來了，二十四個英雄，十二個人一部，六個人一邊的，鼓足了氣，好像運用內功的拳師，全身着力，雙手貼在搖手把上絞着，「嗨——嗨——」，「嘿——嘿——」，渾身浸滿了汗水，一直流到腳跟，拉梢的像搶火一樣把絞索望後面拋成圓圈。

「加油呀！加油呀！」春風們在岸上叫。
代義們一個個脹紅了臉，不由的也跟着叫：

「加油呀！加油呀！」

陳貴發正是這件工作的指揮，眼睛燒得冒火，額上手上的青筋，一條條橫的豎的，就像吃飽了桑葉的老蠶。只聽見他沙着嗓子叫：

「注意呀！好！好！注意呀！好！好！」他要照顧着兩部絞車同時前進，不能一快一慢，一前一後。

計時員渾身慌慌動動，眼睛看下一錶，看下一絞車，看下一平車，咬緊牙關，只看見他嘴唇皮在顫動。

大平車啦啦啦，沉默的走着。

「好啦！」大平車不動了，新橋走上了舊橋的位置，卷屬們，兒童們，代表們一齊喊了起來：

「萬歲！萬歲！」

一陣風暴似的，釘道的工友二十四把鉗頭一起在新梁上敲了起來，震得橋上的人耳朵嗡嗡發響，心裏發顫。

就在同一個時間，橋墩上割沙包的工友三下兩下的割開了沙包，索索的沙子望河裏落，新橋落位了。

「九分四十秒！」陳貴發的嗓子喊破了：「九分四十秒！」

工友們歡呼了起來，跳着，拋着帽子，代表們鼓起掌來，震天塌地的爆竹響了。

眷屬們，小孩們，代表們，一齊擁到新橋上來，有的看看那接軌的地方，有的摸摸魚尾螺絲，有的跑來跑去看看兩頭新橋落位的橋墩，有的在和新聞記者談話。有的眷屬在替自己的丈夫抹汗，有的小孩爬上了爸爸的肩頭……

每個人心裏都充滿了新鮮、歡樂的情緒，好像隨時隨刻都可以從平地裏跳了起來。

忽然，那個發現了陳賁發一雙手又是污泥，又是血凍，烏焦巴弓的：

「怎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出了些血！」

「出了些血？」大家強迫着拉過來一看，十個指甲都離了肉盾，活活動動的，立刻可以掉下來。

「你怎麼搞的？」

「那有什麼說的，剛才太平車一着，我就跑到橋墩上看，那知沙色假的小，天氣下多了雨，靠南面的少晒了太陽，老葛的刀子一劃，沙不流了，我急中生智，便不要了命的用手扒啊！」

「老陳萬歲！」

大家鼓起掌來。老陳跳起來叫：

「共產黨萬歲！毛主席萬歲！」

忽然割沙色的老劉擠上前來說：

「各位同志，我要檢討一下：剛才換橋的時候，我沒有聽清哨音，就把鐵絲割開了，沙就望外面流，孔雲龍一看不好，就搬起旁邊剩着的沙包望缺口堵，沙包當然塞不進，他就用兩手和胸抵着那一兩百斤重的東西！今天要不是他，九分四十秒可真成問題！」

「孔雲龍在哪裏？」大家叫。

「是陳貴發同志打通了我的思想，你們要感謝陳貴發！」孔雲龍扯起嗓子叫。

「向陳貴發學習！」大家又叫。

「同志們！你們都錯了，沒有共產黨，哪有陳貴發？我提議我們今天要寫兩封信：一封給朝鮮支前的老董一夥子，告訴他們我們還沒有丟臉；一封給毛主席，報告我們是怎樣創造新紀錄，慶祝共產黨生日的！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」

一個個拚命的喊，真像晴天打雷。

「你們提意見我來寫！」不知什麼時候李超拄着鐵棍站在人叢裏：「特務捉不到捉筆桿兒糟吧！」說着，自己笑得「加加加」的喘氣，眉毛都抖動起來，大家也「哈哈……」笑聲像漲潮一樣。

「九分四十秒換梁一孔，封鎖時間半點鐘！」電話到了南昌，到了杭州，到了上海，沿線的列車照放。最近一站剛剛到站的列車十分鐘後就在新橋上前進。

當這一系列旅客徐徐的在新梁上行進的時候，一個乘務員一手把着門口的鐵把手，一脚站在踏腳台上：

「梁就換過啦，什麼紀錄？」

「九分四十秒！」

乘務員二話不說掉頭就望車廂裏跑：

「九分四十秒換橋梁，自己打破自己全國十八分鐘紀錄！」

「呵——」車廂裏哄響了起來，一羣出勤回來的鐵路工人把窗口塞滿了，有人招手，有人揮帽子。

「咱們工人有力量」的歌聲唱起來了，歌聲在大橋上蕩漾着，飄過了大河，飄過了田野，幾個正在田裏車水的農民抬起了頭，看着那些唱歌的人都是穿藍衣服的，心想：他們一定又是生產上打了勝仗，腳下的水車不由得踏得更快了起來。

一九五一年七月